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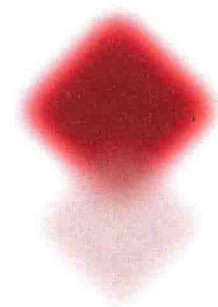
苏亲 格爱 拉的 底

II

Dear Socrates

玖月晞 —— 著

JIU YUE XI WORKS



- 小火哥哥，你的信仰是什么？
- 也是一个字。你。



苏亲
格爱
拉的
底

I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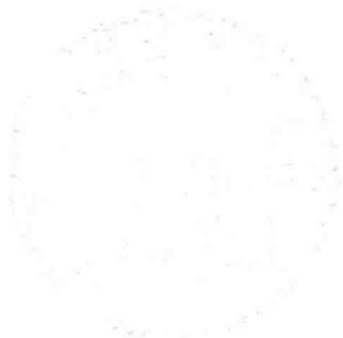
Dear Socrates

玖月晞 著

JIU YUEXI WORKS



阅读越美丽
开卷好心情





言焱的表情凝了半刻，笑容却没有散去，背着光，有些看不清神情。隔了好一会儿，他稍稍倾身。

“我知道你害怕，我没有逼你。”他说，“甄暖，我没有强迫你。”

甄暖的心像被撕裂成两半：“我……”

言焱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，他松开手，退后一步。

天光落了下来，横亘在两人之间。

他拔脚往外走：“先出勤，这件事过后再谈。”

“队长……”她害怕再谈，对她是折磨，长痛不如短痛。

“甄暖，”他脚步一停，没回头，“我们之间的事，不是你用一句话就可以了断的。”

甄暖一怔，他已走了。

乘车去郑家的路上，言焱和另一车的裴队打电话，提醒他叫人去丽湖区的水岸街道走访，那边原本是村庄，后发展并入城区。地旷人稀，拆迁户多，违建建筑也多。

他放下电话，甄暖好奇，想问他，可想起刚才的小矛盾，又不好说。

言焱从车内镜里看到：“说。”

她一抖，赶紧问：“队长，为什么建议去那边啊？”

“如果我想把谁囚禁，放眼誉城，那里会是不二之选。”

“队长，你想把谁囚禁啊？”

“……”言焱眸光清凛地斜她，“比方。”

“比方说谁……哦……打比方啊。”

老白开着车，笑得手抖。

“比方说谁？”言焱看她，“比方说你。”

他应该是开玩笑，可他的眼睛很冷静。甄暖往后缩：“为什么是不二之选？”

“可以挖地窖，可以构建墙壁厚实的房屋，邻居少，来往人少，被囚者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到。郑苗苗5号夜间失踪，15号死亡，她被囚过一段日子。”

甄暖觉得有道理。

“十桠里的天然山洞也不错，就怕徒步者误入，或者野兽把被囚者的随身物件叨出来。”

言焱看见甄暖笔直又惊异的眼神，抬眉：“怎么？”

“队长，你是在从犯罪者的角度思考吗？”

“知己知彼。”

她的眼神仍然笔直又惊异。

“队长，如果你以后犯罪，会不会被人抓到？”

“你觉得呢？”

“应该……抓不到吧。”

“你也太无视谭哥和程副队他们了。”

他说话真坑人！甄暖忙看向前边：“没有，副队长、谭哥，我不是这意思。”

“知道知道。”谭哥招招手示意没事。

老白：“说实话，如果老大干坏事，誉城没几个人有把握抓得住他。”

“誉城？”程副队摇头，“全国吧。”

言焱：“承蒙抬举。谢谢，谢谢。”

老白笑呵呵的：“我发现小猫儿这段时间开朗了，不像之前那么害羞，也愿意和我们说话了。最爱和老大说话。”

“胡说。”甄暖立刻把脸扭向窗外，心扑通扑通跳。

郑家在一个老旧的居住小区，那片区域全开放，独栋屋单元楼都有，巷子和小街道很多，与周围的大路大道融在一起。

郑苗苗习惯抄近路，走了她常走的一条柏油小巷，巷子两三百米长，连接主干道和她家后门的石板路，形成“工”字形。

巷子两旁都是院墙，只在交叉处有一户人家，开了个小卖部。

经过二队这段时间的侦查，当晚，郑苗苗是在柏油巷子里被人掳走的。也就是“工”字的一竖。

巷子很宽，视野很好。四周是镂空的院墙，里面住有人家。晚上，路灯加上家家户户的灯光，这里不算危险地带。

言焱问：“附近的人家都没有看到或听到嫌疑人？”

“没有。这也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。这个居住小区没有摄像头，”裴队指向自己的左手，“郑苗苗当晚从后门出来去接父亲。她从那个方向走来，就是‘工’字的右上角，走到我们这个位置也就是交叉口小卖部这儿。她转弯，走向‘工’字的竖形，走向半部，那条大道。”

他指向前方。

“这条巷子很短。小卖部晚上10点30分关门，老板一直坐在店里看电视。郑苗苗呼救，他一定会听到。但当晚他没有听到呼救声。”

裴队总结道：“所以我认为，嫌犯可能用了迷幻药之类的控制类药物。”

最近一直跟着二队分析嫌疑人心理的苏雅也参与进来，说：“可能凶手看中漂亮的郑苗苗，随机下手，也有可能他偶然见过苗苗一面，惦记着她是个美女。”

程副队补充：“他这种等待人网型的猎手……很可能之前犯过小型的类似案件。如骚扰跟踪之类。”

谭哥：“如果是等待型，他应该对这个区域相当熟悉。”

甄暖在一旁，听了一会儿发觉言焱一直没说话。

她回头看。

就听他刚好开口：“不对。苏雅说凶手是不以杀人为目的的强奸犯，我赞同。但裴队说的控制类药物，我不同意。”

言焱站在一株落叶树下，风吹叶摇，斑驳而清淡的阳光在他头发上灿灿地晃动。

“你的意见是什么？”

言焱：“有次郑容教授出差，我送郑苗苗回家。路上她问我，电视里总有人用毛巾沾上乙醚捂住人的嘴，让人瞬间晕倒。女生遇到这种袭击，该怎么办？”

周围人顿时都静下来，齐刷刷看着言焱。

“我告诉她，电视里的表演有夸张成分。吸入后，你会头晕，但不会几秒内晕倒。即使是高浓度的乙醚，你也有十几秒的自救时间。如果对方是男人，力气比你大，挣扎反抗不仅没用，反而会加速吸入。女生自救的最好方法是屏住呼吸，假装晕倒，用力往地面沉。等对方被骗，松开后，立刻尖声呼救，或反掰他的手指，用手肘猛击，然后逃跑。”他眸光清锐地看着众人，“所以，郑苗苗不可能被药物制服。即使没有成功摆脱，她也能给自己争取一次呼喊救命的机会。”

裴队和二队的人都疑惑了。

甄暖：“有没有可能郑苗苗的确呼救了，但小卖部的老板怕惹事，没有实施救援。后来他心里有愧，不好意思承认，就对警方说没听到。”

老白一愣：“这倒是一种可能。”

警方查案经常会遇到这种为面子而耽误案情的境况。

但言焱再次否认：“小卖部老板和郑家是街坊老邻居，看着郑苗苗长大，见死不救的可能性很小。除了他，院墙内也有别的人家。”

甄暖又问：“是不是被人诱拐？”

“不会，苗苗这孩子自我保护意识相当强。她不会走近停在路边的车辆，”言焱停了一秒，平淡地说，“我告诉过她，不要因问路或紧急帮忙等原因靠近不

明车辆，以防被人拖上车。”

甄暖听到最后一句，心猛地一磕，想起夏时就是被人欺骗掳上陌生车辆，结果再也没有回来。

她有些难受地看言焱，后者逆着阳光，脸色已然看不清。

那就诡异了，郑苗苗是怎么被绑上车的？

“应该是熟人。”裴队说，“苗苗上了熟人的车。而且你们看，巷子正对南边的大路。出了小区，大路上就有摄像头。但二队查监控并没有发现。说明嫌疑人的车进出小区不是走西边的大路，而是走小区里的巷道。”

言焱点头：“嫌疑人对这片地方很熟悉。”

千防万防，最怕就是熟人作案啊。

裴队说：“差不多可以做特点分析了。”

最后大家讨论出来的结果是，嫌疑人应该具备以下特征：

1. 二十多岁，没有女友，受害者多为少女；
2. 是苗苗的熟人，不排除是老师；很有计划，有成熟谨慎的一面，但又有急躁的一面；

3. 有一辆自由度很高的车；

4. 家庭情况较好，或自身经济不错；

5. 不便开房，有固定且安静的处所，不一定是常住地；

6. 常常会因盯着女人看太久或者揩油，造成打架斗殴事件。

言焱最后又不解释地加了一句：“他喜欢看 A 片。喜欢柔弱乖顺的女孩，少女、制服类，都喜欢。”

大致的特征分析做出来后，裴队决定去酒吧区走走。

一行人离开郑家。

走在巷子里，裴队把甄暖叫到一边，说：“甄暖，有件事儿要请你帮忙。”

“欸？”

裴队跟她说了。

甄暖一听，太阳穴怦怦地跳，问：“裴队，我队长知不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怕他知道了骂我。”甄暖苦恼地皱眉，想了想，有点儿怕言焱。

“没事儿。”

“你为什么没和他说啊？”

“你别看他很好说话的样子，可局里性子最拧的就他。他排斥这种找嫌疑人

的方式。跟他说，他不会同意。”

“哦。”甄暖默默低头，有些忐忑，“这么做真的可以很快抓到嫌疑人吗？”

“对。早点儿抓到，就会少几个女孩受害。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这么多年纪轻轻的孩子受害……”裴海用力捏了捏拳头，“她们都那么小，还是学生。可嫌疑人太狡猾了，我们找了快一个月，以后还会有孩子不断受害。”

“哦。”甄暖深深地皱着眉毛，想起尸检台上郑苗苗可怜的尸体，点了点头，“好。”

甄暖歪着头，盯着玻璃缸里的热带鱼发呆。

淡蓝色的池水里，五颜六色的鱼儿游来游去。她面前有只蓝色的鱼，胖头胖脑的，像气球一样圆不隆咚，游得缓慢极了。

她弯腰凑近，拿手指戳那玻璃几下。

胖头的鱼没点儿反应。它不受惊吓，慢吞吞地摇尾巴，往上蹿一点儿，又慢慢沉下去；又往上蹿一点儿，又沉下去。

往往复复。

甄暖觉得，自己还没一条鱼的心态好。

她直起身子，看看四周五彩斑斓的灯光。

她在这个叫 OX 的酒吧兼职两个晚上了，还是没有碰到“可疑人”。

裴队说，之前他们在郑苗苗买的的玫瑰花刺上发现了几根布料的纤维，关小瑜化验过后说不是衣服。

二队的人调查了两三个星期，纤维来自 OX 酒吧的酒杯布垫。

嫌疑人应该常出入 OX 酒吧。

便衣在这儿潜伏了很久，并没有发现可疑人。

后来有警察建议说弄一个诱饵，大家纷纷想到新来不久的甄暖。

她面相非常显小，温顺又干净，眼神清纯，看着像郑苗苗那一型的学生妹，且是升级精装版。

加之言焱推断说嫌疑人年纪小，喜欢清纯少女，裴队更确定甄暖稍稍装扮一下，是很符合受害者类型的。

于是，甄暖变成了酒吧里的服务员，顺带兼职包厢“公主”。

甄暖用力戳着鱼缸玻璃，瘪嘴，她一点儿也不想当公主，更不想穿这种短短的日本女学生一样的制服。

酒吧老板一开始对她很头疼，但很快就照顾起来。

她人是长得美，可不太会说话，客人碰一下就慌慌张张躲开十万八千里。好在客人喜欢她这一款，看她羞怯惊慌的样子，也不为难，嘴上调戏几句就纷纷爽快地掏钱买酒。

老板乐得给她解围。

现在是晚上 10 点，酒吧里的客人多了起来。

有个包间里边来了几位公子哥，在喝酒打牌，叫了几个“公主”陪着。老板说那些都是有钱人，要把店里最漂亮的几个都送进去，甄暖也在其列。

她不想去。里边的人是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，可她就是不想。

她还在鱼缸边思想斗争，另一位“公主”兰兰过来拉她：“站着干什么，走啦！”

一进包间，里边烟雾缭绕，几位公子哥儿聚在桌边打牌，“公主”帮忙端酒杯、点烟什么的。有的贴坐在男人身边，有的直接坐在男人怀里。乱亲乱摸的倒没有。

一群男人笑着聊天，要么抽烟，要么喝酒，要么和女人逗笑，唯独牌桌上一个男子，背对着甄暖，身姿端正，安安静静，姿态也干净。

甄暖低头走到酒台子那边倒酒，希望大家看不到自己。

兰兰过来，拿腰撞一下甄暖：“看到一个绝色。”她眉飞色舞地往后扬下巴，“要是他抱我就好了，接吻也行。”

甄暖回头看，人影重叠，她没看到兰兰说的“绝色”。

兰兰端着酒杯走了，很快，甄暖听到她娇软的声音：“喏。”

随后，一个男人淡淡礼貌地轻笑一声：“不用，谢谢。”

甄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手一抖，洒洒了一桌。好在没引起关注，她慌忙擦桌子，一边回头看，见兰兰正婀娜地往言焱身上贴。

她看一眼就飞快扭回头来，几乎要哭。队长怎么会在这里？

兰兰锲而不舍，贴着言焱，嗔道：“那我给你点支烟吧。”

“不抽，谢谢。”语气淡淡的，似笑非笑，隐约不耐。

兰兰没眼色，还往他身上贴：“你这一型的，最讨人爱了。”

“我不爱你这型。”语气已冷。

兰兰尴尬极了，也不敢翻脸，只得走开，离他远远的。

她很快回到甄暖身边，不满地哼一声：“是个外热内冷的主儿。”

甄暖没心思听这些，琢磨着逃出去，她拿了个空酒瓶假装去扔。走到半路，一个看牌的男人叫住她，手中的酒杯送过来：“倒酒。”

甄暖看看手中的空酒瓶，小声说：“没有了。”

“没有了不会去拿……”男人看过来，后边的话突然没了，说，“把头抬起

来看看。”

甄暖不抬，拔脚往门外走。

男人一把将她扯回来，每个字都在笑：“羞什么，跑哪儿去？”

言焱的眼睛看着牌，丝毫没理会身边的动静。

甄暖的脸又红又烧，闷声不吭，一个劲儿挣他的手。对方陪着她玩儿，渐渐更有兴致，搂住她的腰把她圈到怀里，笑：“这脾气，我喜欢。”

甄暖又抓又踢：“放开我。”

牌桌上，言焱听见这声音，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。

抬头一看，可不正是甄暖。

居然戴着栗色的假发，慵懒又个性张扬的BOBO头，还化了妆，眼皮上不知涂了圈什么粉，描得跟小野猫儿一样勾人。偏偏一张脸天真懵懂，配一件贴身又短小的海蓝色水手裙子，像从中学里跑出来的学生。

她表情又羞又急，看着更撩心。

男人搂着她不放，笑：“一晚上，我手上这只表送你。”

周围“公主”们咋舌，米白色表盘的百达翡丽，四五十万呢。

男人们也都不打牌了，好笑地围观着。

“不要。”

“那你要什么？开个价。”

“你放开我。”

“不放。”

甄暖好不容易从他怀里挣出来，可手腕还是被他箍着，她脑子乱成一团：“我不喜欢你这一型的！”

“哦！！”男人们一片起哄声。

言焱冷眼看着。

那男人面子上过不去，把她一推，甄暖踉踉跄跄，手中的空瓶子砸在地上，碎了。

“砸瓶子是几个意思？把你们老板叫来。”

甄暖发慌，老板一直挺护着她，她不愿他替她挨骂。

她瑟缩着，求助地看言焱，后者表情平静，隔了半晌，开口说：“把这女人让给我吧。”

意思就是别和她较劲了。

甄暖脑子一轰。

那男人没台阶下，心里憋气：“我看她是欠管教。”

甄暖咬着牙不吭声。

“是挺欠的。”言焜靠在椅子背上，道，“这小丫头昨晚睡我那儿时，脾气就很不好。不过刚才真不是对你，我坐在这儿，她也不能和你怎么样，得有点儿职业操守不是？”

甄暖背脊一僵，冤枉地看言焜。他微微眯着眼，有点儿危险。

那男人这才松口：“那还给你吧。”他抓住甄暖，往言焜身上一推。

甄暖摔进言焜怀里。

言焜皱眉，她一身的烟酒味。

周围人起哄：“看不出来啊，焜哥好这口？”

“嗯，好这口。”他清冷的声音砸进她耳朵里。

甄暖脸上火辣辣的，丢死人了。她慌忙从他身上爬起来，头也不回地冲出包厢。才跑进楼梯间，身后淡淡的声音传来：“你给我站住。”

甄暖停住脚步，不敢往前走了。她胆怯地回头，见他走过来，有些害怕地往角落里缩了缩。

言焜倒是和颜悦色的，嗓音也低醇好听：“副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啊。”

甄暖脸红，不敢说实话，蒙蒙地点了一下头，又赶紧摇摇头。

“长能耐了，嗯？”

“什……什么能耐？”她摸着墙壁，心虚地退后一步。

“会对我撒谎了？”

甄暖一讶，顿时明白他早就看穿，愈发慌张，立马就招了：“裴队说你不会同意，让我不告诉你。”

“知道我不会同意你还做？”

“我想帮忙抓住坏人啊。”

“抓人是该你管的事儿吗？”

“等到我管的时候，都成死人了！”

甄暖瞪大眼睛着他，理直气壮起来。

言焜微眯起眼，看着她。

她今天变得很不一样，一头俏皮的BOBO短发，性感蓬松而又慵懒；一双猫儿般的琥珀色眼眸湿润而清亮，涂了一抹银灰色的眼影，看着却无辜而单纯。

他拔脚朝她靠近。

甄暖从他的眼神里嗅到了危险，哆嗦着又是一个退后。

楼梯间里灯光昏暗，只有走廊暧昧的光照过来，气息不太对，然而……

他低低地问：“如果出了意外怎么办？”

“怎、怎么会出意外呢。”甄暖往后退一步，又退一步，脚步不太稳，声音也在抖，“更衣，都，知道我在哪儿呢。而且我，身上还有通讯器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他奇怪地笑笑，“不如我们试一下，看看你遭遇侵害时，他们能在几秒内赶来。”

甄暖深一脚浅一脚地后退，后脑勺磕到墙，退无可退了。

她的眼神无处安放，他朝她逼近，高大的身躯挡住了所有的光。

他的脚磕碰到她的脚，身影把她笼罩起来。

她呼吸困难：“你……要怎么试？”

他不说话，伸手勾住她的腰，把她的身板提起来抵在自己的胯上，低下头去，贴近她的耳朵和脖颈。

甄暖吓得一动不敢动，浑身都是酥麻的。

却并非害怕与排斥。

她心里又慌又痒，像坐船般在晃荡，只是如此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她身体里的反应便如排山倒海。

她半张脸埋在他的肩膀，被他握着腰，竟不敢推他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队……队长……”

“谁是你队长？”

“……你呀。”

“在这儿，我难道不是你的服务对象？”

她眼色惊惶，舌头都伸不直：“队……”

他轻笑：“我也觉得对。”

“不是说对呀。”她急蒙了，“队……队长，你这么说话，同事们会听到的。”

“听不到。刚才你被人推到我身上时，我关了你身上的通讯仪。”

“……那……他们不会过来了？”她背后冒冷汗。

“嗯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他们都不会找过来了。”他贴在她耳边，危险地说，“干什么他们都不会过来。”

她战栗着，心跳如鼓，却一点儿不害怕。

“队长，你离我太近了，不要那么近，好不好？”

“觉得很难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来之前没考虑到这些？”

“……”她闷声，“队长，我错了。再不来了。”

她认错，他仍不松开：“这种事情都敢做，却害怕恋爱？”

甄暖狠狠一怔，张口结舌。

他稍稍侧头，嘴唇贴在她火热的脸颊上：“你有胆说你不喜欢我？”

一句话，刺激得甄暖的心要从胸口冲出来。她身体发软，贴在墙上呼吸困难：“我……我害怕。”

“不要紧，等你不害怕的时候，告诉我一声。”

“告诉你做什么？”

“我就亲你。”

“……”

她不吭声，只管捏着他的衣袖哆嗦。她忧愁地揪揪眉毛，那天都和队长说清楚了，结果却像自说自话，队长依旧我行我素，还有得寸进尺的趋势。

可她竟感到一股子不可思议的矛盾的惊喜。

他松开她，后退一步，淡淡地睨着。

她垂下脑袋，他突然松开她，她又有些遗憾和沮丧，更多是心慌。他要是再抱她一会儿，她会腿软得走不动道儿。

他看她：“照过镜子看自己是什么样儿吗？”

她耷拉着头，没精打采地“哦”一声：“我去把脸洗掉。”

她转身要走，言焱拉住她，在她腰上摸了一把。甄暖浑身发毛，半晌才意识到他重新打开了她身上的通讯仪。

言焱把手伸进她领口，她往后一缩，却不及他手快。

他迅速扯出一小枚听筒，皱了眉：“裴海、苏雅，你们几个给我过来！”

甄暖一抖，暗叹他变脸比翻书还快，几秒前还对她柔情蜜意，现在就……不过，她心里偷偷地开心是怎么回事？

她忍不住抿唇笑，却撞见他脸色不好，赶紧捂住嘴巴灰溜溜地跑去洗手间洗脸去了。

言焱扭着头，看她跑远，纤瘦的背影，蓬蓬的短发。他哼出一声，靠在墙壁上点烟，才把火打燃，手机又响了。

“嗯？”他知道是千阳。

“小火，可能来不及了，有人要杀我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相关的人。”

他皱眉听他讲一会儿，说：“T计划你查到的组织者，给我一个名字。千阳，我要一个名字。”

对方说了两个字，是言焯很熟悉的一个人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：“我会判断。”

“小火，苗苗的失踪遇害，你以为是偶然吗？这次不一样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他挂了电话，楼道里响起脚步声。

裴队他们几个全来了，看看言焯脸上乌云笼罩的样子，没人敢搭话。

“谁的主意？”言焯把烟摞进白沙里。

苏雅不作声，裴队道：“是我。”

言焯看他身后还有几个二队的下属，没说重话，只道：“以后动我队里的人，必须经过我的同意。”

裴队叹了口气：“我也是想早点儿抓到这些人。就像你说的，受害者普遍年纪小，是清纯型，甄暖可以蒙混过关。”

“那就保证她的安全。刚才我把她的通讯仪关闭了几分钟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裴队回头看自己的下属，后者挠头：“我去上厕所，没注意。想着守了那么久也没事……”裴队眼神一凛，后者不吱声了。

“知道为什么你们来这么久一直没收获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们这副样子不是来泡吧的。”

几人互相打量，也发现无论从表情还是着装，自己都和酒吧里的人格格不入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不能怎么办，如果嫌疑人真来过这里，看到你们，也早跑掉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言焯往外走：“早点收工回家。”

二队的一位警察拿着通讯仪说：“甄暖，我们收工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甄暖，我们收工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言焯立刻冲去洗手间。

他飞跑到走廊尽头，踢开门，里边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地板上的通讯仪、耳机线，和栗色的BOBO短发。

他飞速回头拿手狠指身后：“她要是出什么事，我宰了你们！”

洗手间里空荡荡的，窗户大开，冷风嗖嗖地往里灌。

言焱不做任何停留，跑到窗户边跳了出去。

余光已瞥见可疑人物的方向，只有一个人，正扛着甄暖往停摩托车的地方跑。甄暖像麻布袋一样挂在他肩头，毫无反应。

言焱两三步从窗台上跳下去追。

那人已跑到摩托车停靠处，将毫无知觉的甄暖摔在车上，快速发动摩托车，轰隆隆往后一倒，车头转了个弯，加速朝路上冲去。

言焱追到拐弯处，摩托车已扬长远去。

他抬头望一眼四周的建筑，爬上一栋楼房的消防楼梯，急速跑去楼顶。他看一眼摩托车尾灯消失的方向，迅速心算出它接下来要经过的街区。

黑夜笼罩，他在高低错落的屋顶上飞跃奔跑。夜风极大，吹得他的短发张扬。

他从一栋栋院墙和栏杆上越过，摩托车在巷子里穿梭，他追逐着声音，沿着屋檐飞驰。

终于，他一鼓作气跑到屋檐的尽头，而楼下的巷子里摩托车飞驰而来，即将和他的运动轨迹交会。

言焱看一眼摩托车和消防楼梯，心知跑下去来不及。

他抓住楼顶的半边晾衣铁架和绳子，猛力一扯，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，高速骤降至地面。

摩托车刚好从他身边飞驰而过，言焱不等站稳，就把手里的铁架插进摩托车轮。

车轮发出剧烈的轰响，铁棍急速搅动，划过楼房的水泥墙壁，一阵刺耳的刮蹭声刺破夜色。

高速行驶的摩托车陡然减速，车上的人还努力想维持平衡，言焱已追上去一脚把他踢下车。

摩托车失去平衡，眼见甄暖要倒下，言焱赶紧上前接住，她软软的一团落进他怀里，温热的呼吸喷在他脸上。

言焱看见那人滚了几个圈要跑，先把甄暖放回地上，去抓那摩托车手。

车手捡起铁棍子，大喊一声，朝言焱的头打过来。

言焱抬腿一个前回踢，直击他手腕。

棍子哐当砸地，年轻人痛得如断了掌，面容扭曲捂着手要逃，言焱又一个横踢，